

一份愛的行為

對於一個來自亞洲的家庭，當一位至愛的親人住院時，食物的意義將不只是食物

作者：吳宗微

插圖：Juan Bernabeu

2023 年 11 月 10 日



我母親只有一個特別的請求。當我父親最後一次入院時，她懇求醫生不要移除他的鼻胃管。那條管子是一根細細的黃色矽膠導管，輕輕貼在他鼻子上，從左鼻孔悄悄延伸，繞過肩膀垂下。它的作用是為父親提供營養，就像是其他無法輕易吞嚥固體食物的病患一樣。

但身為神經外科住院醫生的我，知道這條管子看似無害的外表其實具有欺騙性。插入時，病患一面吞，另外有人要把這帶有不自然味道、超過 20 公分的導管從鼻子、鼻咽部推進，經過喉嚨到達胃部。裝鼻胃管不一定會痛，但絕對是不舒服的體驗。

他的腫瘤科醫生溫和地問我母親：「您為什麼希望吳先生保留這條管子？他已經不再需要它了。」

「拜託，讓他留著吧，」她懇求道。「如果您們告訴我們，他的癌症已經沒有治療方法，他就更需要這條管子。」病床上，我父親睡著了，對這些討論毫無反應，他的皮膚灰白，臉頰凹陷，皮膚緊繃。我眼中泛淚。想著我垂死父親的命運，同時我的心，正往不同的方向被拉扯，而我焦慮的母親正努力接受那些醫生們善意的建議。

接著，我母親堅持說：「根據我的信仰，他需要食物填滿胃，才能平靜地進入來世。」她只是不希望看到父親在這一生……或來世受苦。

父親罹患惡性腦瘤已經 17 年，在我七年級時確診。在他的醫院裏，他創下最多腦部手術的紀錄——為了切除復發的腦膜瘤——但他總是很快地從手術中恢復，回到工作崗位和日常散步。

有時從大學或從醫學院放假回家，當南加州炎熱乾燥的空氣轉為宜人涼爽的微風時，傍晚我會和他在社區散步。他喜歡問我學校的事，以及我有沒有試過新食譜。我尷尬地滔滔不絕，講述我用 Safeway 的仿冒蠔油胡亂做的牛肉（煮得焦黑又難嚼）和綠菜花（先用水煮，再把鍋子當炒鍋）。

雖然父親的職業是藥劑師，但他從台灣移民美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油鍋師傅，掌管一鍋鍋的油，將麵團條放進去做出美味、黃金金的炸油條。即使後來開了自己的藥局，離開餐飲業，他床頭櫃上總放著幾本厚厚的中文食譜。我看不懂那些食譜，但每一頁都印滿高清彩色照片：最誘人的紅燒肉、蛋花湯、脆皮烤鴨。星期天早上，他會親手做出這些美食，以及任何我喜歡的傳統台灣菜，照單定制。

我們家不只有父親一位廚師。每當我感冒，母親就會為我用加上特殊的中藥材和藥草熬高湯。現在，她也為我的女兒做同樣的事。食物是她向家人表達愛的方式。愛是一碗仔細去皮、脆甜的亞洲梨片，也是我一飛回家就有十幾道家常菜的盛宴。愛是母親總問我：「吃飯了嗎？」因為在她心中，提供營養是最純粹的關懷。對我父母，以及許多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來說，食物是一份禮物，也是一種愛的行為。

當我和母親走進病房時，父親還是閉著眼睛。當他睜開眼時，眼皮輕輕、不規則地顫動，好像試圖從惡夢中醒過來。「爸？」我輕聲說。

醫生們描述了一個冷酷的影像。因為一個大腫瘤堵塞了父親腦部的正常管道，液體積聚，導致腦幹周圍和整個大腦腫脹。癌症在某個位置、以某種速度在生長，威脅到他說話、眼球轉動、吞嚥的能力，最終甚至呼吸。外科醫生拒絕介入，說任何手術的風險會太高。腫瘤科醫生已無藥可開。緩和療護醫生試著跟母親解釋什麼是安寧療護。

當然，我們不能讓父親——已無法說話、失去意識且在生命末期——接受不必要的治療和裝置。經過與母親多次談話後，醫生終於拔除了他的鼻胃管。最後，她明白了，儘管父親說不出來，他其實正在受苦。帶著悲傷，母親每天用浸泡過香氣撲鼻人參茶的泡沫棉棒為父親漱口，提供他舒適，並恢復他的「氣」——能量——持續三週，直到他離世。母親以符合她佛教與中國信仰的方式，為父親提供生存所需、禮儀和愛。

我母親堅持要用鼻胃管並餵父親，只是她因文化與宗教的價值從而影響到她在美國醫療系統經驗的例子。雖然其他中國家庭對美國醫療的反應可能與我母親不同，但我能廣泛的看到她的行為反映在常見的文化衝突中。電影《*The Farewell*》中的中國角色掙扎著是否要向家族長輩透露末期癌症的診斷，擔心知道真相會徹底摧毀她、加速死亡。多年來，母親拒絕承認父親吃的藥是化療藥物，因為她不想把腦瘤視為惡性，害怕一旦稱它為癌症，它就會變成癌症。每次手術前，她會去當地廟宇祈福，點香祈求保護父親，同時也指引外科醫生的手。當醫生討論令人失望的影像結果和父親末期病情的嚴重性時，她會把醫生拉出病房，以免父親聽到預後而感到絕望。

作為華裔美人的醫生，也是移民父母的女兒，我親身感受到文化在醫療中的重要性。正如我親眼看到父親在醫院的最後一個月，文化不僅滲透在死亡周圍的習俗，也影響到醫療體系、如何獲取服務和溝通。

我在斯坦福醫院遇到的病患與家屬，帶著豐富而且深厚的經驗與價值，只有透過耐心、同理心與傾聽才能被理解。我的朋友兼同事告訴我，她與一個中國家庭的互動。直到把討論的地點移到不是 444 號的會議室，他們才同意什麼時間可以討論親人的療護目標，因為中文裡的「4」聽起來像「死」，代表死亡。如果我們沒想到要問家屬需要什麼，又怎能知道這是問題的所在呢？

的確，最後根本不是關於我父親的鼻胃管。它只是母親在面對無可避免的災難時緊抓的象徵。當她掙扎的要放手讓父親走時，一條讓父親平靜離去的道路。父親的葬禮在一個溫暖、陽光普照的日子舉行，很美好。母親選訂了他的安息之地；墓地視野開闊，俯瞰幾座緩坡山丘，遠眺洛杉磯的地平線。

當佛教比丘尼誦經祝福時，我們在一張擺滿鮮花和數十盤食物的桌前為他祈禱——年糕、炒麵、蓮蓉包等。我們口口莊重地將每道菜舉向他的靈柩方向。那是供品，讓他的靈魂在天上得到滋養。我偷看母親，她臉上帶著平靜的表情，這是幾個月來我頭一次看到。

要吃飽喔，爸。我們愛您。

吳宗微醫師，是斯坦福醫學中心的神經外科住院醫生。
請用這個電子郵箱：adelawu@stanford.edu 與她聯絡